

日记九十八

第三十九卷

○主编 / 自牧

目 记 杂 志

第 39 卷



民間書香

民间书香 (峻青先生题)

第39卷

主编:自牧 执行主编:于晓明

※ ※

日影书坊编印

普林达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32 千字 印张 5.25

※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静庐 淡庐

责任校对: 淡庐 潜庐

RYSF-2006-03-01 · Z · 39 工本价: 12.00 元

(内部交流)

目 录

日记研究·谢泳专辑

- 从两部前辈日记看钱钟书的个性 谢 泳(1)
《高鲁日记》的价值 谢 泳(5)
小学生日记里的民国农村 谢 泳(7)
日记的用处——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谢 泳(10)

日 注 百 家

- 乙酉春岭海五市纪行 徐 雁(13)
京津修学旅行记 知 了(22)
种瓜轩日记 邵 川(31)
母亲日记 李蔚红(38)
病中日记 彭其芳(47)
台前日注 颖 川(53)

日 记 序 跋

- 《我与日记》序 龚明德(56)
《杏梅园隅斋日记选》自序 赵易林(58)
《七泉村日谱》序 淡 庐(60)
《叩门集》代序 乐秀良(62)

《昆曲日记》序	朱家潘(64)
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	李慎之(66)
《耕读堂日志》序	来新夏(72)

日记丛谈

日本汉学家竹添井井及其“蜀道日记”	周 郢(74)
大爱无边——母亲的日记	舒 乙(80)
我和日记	任彦芳(85)
独立思想的价值——读《莫斯科日记》	王雅军(90)
与钱念孙先生商榷	吕 厚(94)

连载·选萃

中国日记史略(26)	陈左高(96)
漱堂日记(6)	自 牧(105)
《壬午日记》摘抄	于铸梁(128)
《上海访学日记》选萃	马旷源(133)

疏离日影

一本用密码写成的日记	贺祥麟(150)
首次发现冰心日记	陆 梅(155)
袁爽之致百村	袁爽之(158)
也谈日记的出版	
——回应谢泳文《日记的用处》	杨静远(161)
日记书林	百 味(12)
跋	自 牧(165)

从两部前辈日记~~~~~

~~~~~看钱钟书的个性

[山西]谢 泳

最近,钱钟书对吴宓和冯友兰的几句评价引起许多人的议论,杨绛先生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要为此写文章。杨先生当然是要为钱先生说话的,但她那些为钱先生辩驳的话,我以为可以不说,因为即使钱先生对他的老师说过一些刻薄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钱先生的可爱处也许正在于此。可以想想,一个什么时候说话也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人,那还叫学者吗?钱先生在学界的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喜欢臧否人物,这是性格,改不了的,至于话说的合适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本来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钱先生可以说别人,别人也可以说钱先生。夏承焘《天风

阁学词日记》中就有许多对钱钟书的看法。证之夏先生对钱钟书性格的评价,对于钱先生说吴宓、冯友兰的那些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因为如果钱先生没有这些话,也就不成其为钱先生了。夏先生是一代词学大家,比钱钟书长十岁,他们之间的私交也很好,这从《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把夏承焘日记中有关钱钟书的记载抄出如下,从中可以见出钱钟书的性格,也能看出老一辈文人对他的看法: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八日:“国专暑期课结束。夜赴海格路李拔可先生招饮,始晤赵斐云(万里)、袁守和(同礼)、孙子书(楷第)、朱

少滨(师辙)、钱默存(钟书),酒饌极丰。八时席散,又座听决翁、疚斋谈至十时。默存、孝鲁各健谈。”(第五册,124页)

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钱钟书谓黄晦闻有顾诗笺讲义,似亦有韵字代讳之说。”(第六册,470页)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见钱钟书一散文集曰写在人生的边上,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考鲁并称二俊。”(第六册,671页)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第七册,2页)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马长寿君过谈,闻有钟书事。”(第七册,168页)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第七册,344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得陈友琴书,论陈生书评,告钱钟书意见。”(第七册,586页)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得钱默存二十六日复书,谓二主谱引默记所载宫人畏烛烟事,吴槎客拜经楼诗话卷三诚为不可信,谓本之贤愚因缘经。又示和人看花云:凄绝一花下土,去年犹是看花人。怀李拔可文作也。与默存二十年前见于拔可席上。”(第七册,611页)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阅文学研究,钱钟书评钱仲联韩昌黎诗集释,二君博览皆可佩。”(第七册,689页)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又谓文学研究所开第五次批判郑振铎学术思想时,即郑飞机失事之日。近将批判钱默存之谈艺录,默存嘱予提意见。”(第七册,704页)

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夕阅钱默存宋诗选注,不选叶水心一字,讥为鸵鸟。”(第七册,716页)
一月七日:“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

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717页)五月四日:“发钱钟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741页)

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太息风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谓郑振铎。

五月十日:“得钱默存函,论予所寄诗。”(743页)五月二十一日:“钱默存寄来其爱人杨绛所译法国勒萨日著小说‘吉尔·布拉斯’一厚册。”(745页)五月二十二日:“发钱默存、杨季康复,谢其惠书。”(745页)六月十一日:“看钱默存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749页)

夏承焘说钱钟书“好为议论”,但对他的评价却是“后生可爱不可畏”,夏承焘对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谈艺录》也有很直率的想法,比如说《谈艺录》“乃积卡片而成”,但这也并没有

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学者之间相互有些苛评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引文均出自《夏承焘集》5、6、7册,浙江教育、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自清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他在日记中对钱钟书的评价和夏承焘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朱自清和夏承焘在同时代的学者中都是以温和为人所知的,他们这种性格的学者,评价起人来,一般相对要公允一些,不刻薄,因而也就较他们所评对象的实际不会相去太远。我们把夏承焘日记中的钱钟书和朱自清日记中的钱钟书相比较,再参之以《吴宓日记》中对钱钟书的看法,我以为他们对钱钟书的评价和钱钟书本人的个性是相符的,他们都承认钱钟书的才华,但对于他的刻薄、喜欢掉书袋、以卡片堆集的著述方式也有不同看法。以下是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中有关钱钟书的记载:

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晚

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第9卷，289页，以下只注页码）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公超昨谈钱钟书事，当俟朱定后方可商也。”（295页）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钱钟书《论东坡赋》一文，论宋代精神的理智与批评，尚佳，余亦多恒语，不若其《论中国诗》一文也。”（298页）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晚与蒋谈钱钟书事，殊未畅所欲言，余说话思想太慢，故总不能恰当也。公超后也为钱进言，均无效。盖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专任）。又谓秦善聘书尚未发出，公超恐不乐也（钱事）。”（300页）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钟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删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

本意。”（325页）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据钱钟书意见，庞之画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第10卷，17页）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读钱钟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然杨绛的《怀旧》甚佳。（402页）

近年研究钱钟书的人对于他的个性和为人做了不少评价，也引出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个人认为，虽然人们对钱钟书的评价不同，但在对他性格的把握上却是较为准确的，特别是李洪岩在他有关钱钟书的几部著作中作了很深入的探究。李洪岩发现的材料和所进行的分析，都是严格的学术研究，可能有不当处，但在总体认识和理解上，他的见识远甚于孔庆茂所作的有关钱钟书和杨绛的两本传记，就是在材料上，也是先有李洪岩的著作，后有孔庆茂的传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高鲁日记》的价值

[山西]谢 泳

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一般说来，日记的价值因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而决定。但也有一些日记，作者本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知名，他们本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同样可以使他们的日记获得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为这些日记的写作者不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的日记可能从另外的角度保留更真实的历史。所以对日记这种文献而言，可以说日记无大小。关键是看你从中取什么材料。最近看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鲁日记》就有这样的感想。

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新疆和内蒙古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对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来说都有意义。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以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因为高鲁日记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把当年张闻天在晋西北所做的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经过，从革命工作的视角拓展到学术领域里来。也

就是说,张闻天关于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历史,不但是一种革命工作,而且也是一种学术工作。对于这次调查的方式和成果,应当放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许多关于中国农村调查中来观察,这种调查的人员、思路、方式及最后的研究成果,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史背景下,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解释。

《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而且对于当时调查材料的来源和统计方式都有记载。对当年张闻天的几次重要讲话也有记录。虽然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报告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由人民出版社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为名出版过。但《高鲁日记》中记录的讲话肯定是最直接的,至少可以与发表的调查报告相互对比,从中看出张闻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关于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材料,据《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在书中介绍,张闻天当时直接参加了任家湾和碧村

的调查。重点在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其他人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也写出了一些调查材料。据程中原说,这些材料都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时销毁了。这样看来,高鲁的日记就更有价值了。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学术的变迁,离不开对当年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情况的考察。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变迁中,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鲁艺;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华北联合大学。当年曾在这两个机构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成为负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力量。《高鲁日记》中恰好有他在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记载,虽然简短,但通过他的日记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的学风及文学和学术思想倾向。这些日记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到现场,找到在一般文献中很难产生的历史感觉。

小学生日记里的民国农村

[山西]谢 泳

研究民国的历史,可不可以从小学生的日记里获得材料呢?我以为是可行的。第一,那时的小学生日记,多数是记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感受,就是偶有夸张,也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因为小学生在日记里撒谎的可能性不大,那时对小学生的教育还没有到了他们不可以在自己的作文和日记里写出当时社会的黑暗面,我们看那时出版的各种关于小学生的作文和日记的选本,发现里面是什么都有的,思维并不受什么限制。第二,小学生的日记最后都是被成人选中,才保留下来的,这说明小学生日记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因为看他们选择的那些日记,在写作技巧方面并没有什么

值得称道的东西,成人选择了那些日记,还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小学生作文和日记里,有时候会有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我曾看到过一本日记,主要是当时上海小学生写的,他们记载了许多当时上海的建筑,因为是游记,非常详细,比如有一篇记载当时参观上海市政府的日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上海市政府的情景就很有帮助,小孩子的眼光自有他们的独特之处,还有关于参观沪西园场、文庙的记载,都非常有趣。我现在要从一本小学生的日记里,看看民国农村的情景。这本日记是瞿世镇编的《模范日记读本》,上海春江书局印行,一九三

五年出版。所选日记主要来自上海几所学校,另外还有山东、绥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四川、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广东、云南和贵州一些学校的学生所写的日记,涉及的地方很宽广,学生的程度从初小高小到高中都有。我选择了两篇,先抄出如下:

《张四嫂》[小五]史强

从今天的事情看来,张四嫂的确是一个穷苦无告的妇人了。在吃过晚饭的时候,她正在自己的茅屋里做女工,忽听见外面有答答的敲门声,急忙走出去开门,原来是村长赵先生。

“张四嫂!张四哥在家吗?”“他是出门已经几个月了,他到徐水县做长工去了。先生有事吗?”她一面说着,一面忙搬了一条板凳,拂了拂上面的尘土,请村长坐下。村长赵先生捋了捋胡子,坐在板凳上面,才慢腾腾的说明他的来意。“你不知道吗?今年冬天绑票抢东西的土匪实在太多了,所以合村的人们公议立个保卫团。费用大家公出,富的多出,穷的少出,说到你家,大家还算不错,让你特别出得少,只叫你出六角钱。我今天是拿这钱来啦!”“哦!赵先生,你还不知道吗?

我是穷苦人家,出不起的,半月前我给人家做了好久的工,才得了三角钱。现在吃得只剩十五枚铜元了,明天早晨还拿它去买米呢。请你向那有钱的多要一点吧!”张四嫂这样苦苦地哀求着,村长不耐烦了,把脸皮沉下来说:“这是公事,那不成!你若不出,我们禀告县长,县长自然派警察来和你要的。”因为警察在乡村里是很有权势的,张四嫂听说警察二字忙说:“先生!请不要动气,我把十五枚铜元先给你,下欠的钱以后再给……”村长赵先生四下望了一望,见张四嫂实在艰苦,实在榨不出钱来了,便接了那十五枚铜元,走出门来说道:“张四嫂!下欠的钱赶快凑齐,下次来一定要拿去哩!”张四嫂也没置可否。等村长走远了,她自言自语的说:“土匪拿着枪向人们抢钱,村长仗着官府向人们索钱……抢钱的是土匪,索钱的是村长……村长土匪……土匪村长……”(21页)

《张三》[小五]牛显宗

张三是一个极贫穷的农人,靠租种田地过活。不幸去年闹大水灾,一点收成也没有,不用说给地主租钱,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了。可是地主却三番四次的和他要,而他一个铜元也拿不出,便请求地主道:“先生!过

几天再说吧！你看我们每天不用说吃米，连一个米粒都见不到；先生，到了年节再还吧！”说罢，地主气忿忿的说：“如果到了年节再不还，我一定要把你告了，说你抗债不还。”这样说着便走了。

光阴如流水一般的过去，不觉到了年关了，张三正在院子里发愁。忽然外面叫道：“张三在家吗？”张三开门一看，原来是讨债的地主来了。地主说：“现在你预备好了没有？”张三道：“唉！我哪能预备得出呢！明日再给你送去罢！”地主道：“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到底什么时候还呢？”说着用手杖把张三打了一顿。临走时说道：“我们要账的遇着这样的债户真倒霉！衙门里见！”唉！第二天，张三坐了狱牢了，因为他犯了抗债不还的罪名。（109页）

这本日记在当时是公开出版的，列入“国语科补充读物”。日记是两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写的，先不说写作的技巧和叙述的生动，光是这样的文字能在公开出版的学生读物中出现，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今天的小学生不会写出这样的日记，就是写出来

了，也不可能公开出版。两则日记记得都是民国农村的事，一件是关于民国农村自治费用摊派的，一件是有关租佃矛盾的，小学生的同情都在弱者方面，但没有以阶级的观点去评价，我以为这就是一种真实。租佃之间的矛盾最终靠什么来解决，小学生还不会懂，但他们记下来的这一个农村生活的片断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农村现实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提供了一个细节，有没有普遍性是另外一回事，但小学生的感受还是有意味的。无力交租与抗债的关系最后如何调整？法律的天平向哪一面倾斜？民国农村的自治中，民与官之间的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个小学生笔下的张四嫂，生活到了那个程度，还要负担自治的费用，如果不负担，警察就会来，张四嫂听到警察来就什么都不说了，从中可以看出警察的厉害，还有她那对土匪与村长的感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自治中的乡绅关系。



日记的用处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山西] 谢 泳

杨静远是一位翻译家。我过去读过她的《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那本书是她和恋人间的通信。我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中得到许多有力的材料,特别是当时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急剧左倾,她那本书信集中有很生动的例子。杨静远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她是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的父母是当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重要成员。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迁到了四川乐山。杨静远和恋人的通信时间约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间,这次出版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则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日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于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

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作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的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这本《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因为日记是第一手的材料,所以看起来很生动,它的价值一般说来要高过回忆录好多倍。这本日记对了解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很有帮助。现在有些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对当时的大学生活描写太

离谱,就是因为不注意看日记这一类的材料。学生的日记与成人还不大相同,主要是有思想变化。像杨静远这本日记,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而对共产党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日记,研究者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研究四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有三种材料比较可信。一是当时出版的年级纪念册;二是当时的校刊;三是学生的日记。这三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还原当时学生的生活,在这方面,一般的回忆录只能参考。举一个例子:

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五六两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

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79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作为智力活动,如今学术研究中最少见的就是才气,因为大家都喜欢从直接文献中看材料,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更容易偷懒了。



←[上接第36卷145页]

R042·《红色日记》

内收雷锋、王杰、李全洲、刘英俊、蔡永祥、麦贤得、张春玉、叶洪海、刘学保、金训华、沈秀芹日记摘抄。甘肃人民出版社1971年5月初版,0.26元。扉页前印有五段《毛主席语录》,可谓“文革”特色也。

R043·《怎样写日记》

夏明旭编写,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年12月初版,1964年11月第3次印刷数为35.5万册,1.2万字,0.09元。内分两部分:“谈谈写日记”,“日记举例”。为“工农通俗文库”之一种。

R044·《川上集》

于晓明著,徐明祥序,陈玉圃题写书名,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初版,18.00元。

R045·《俞平伯日记选》

俞平伯著,韦奈选并撰写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3万册,4.10元。为柯灵、范泉主编的“文史探索书系”之

→下转57页